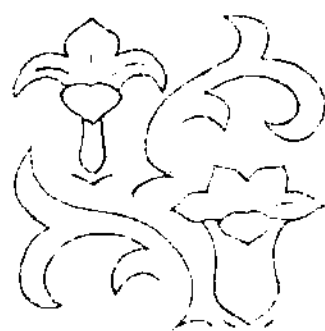


我景仰的人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我景仰的人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II

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二

我 景 仰 的 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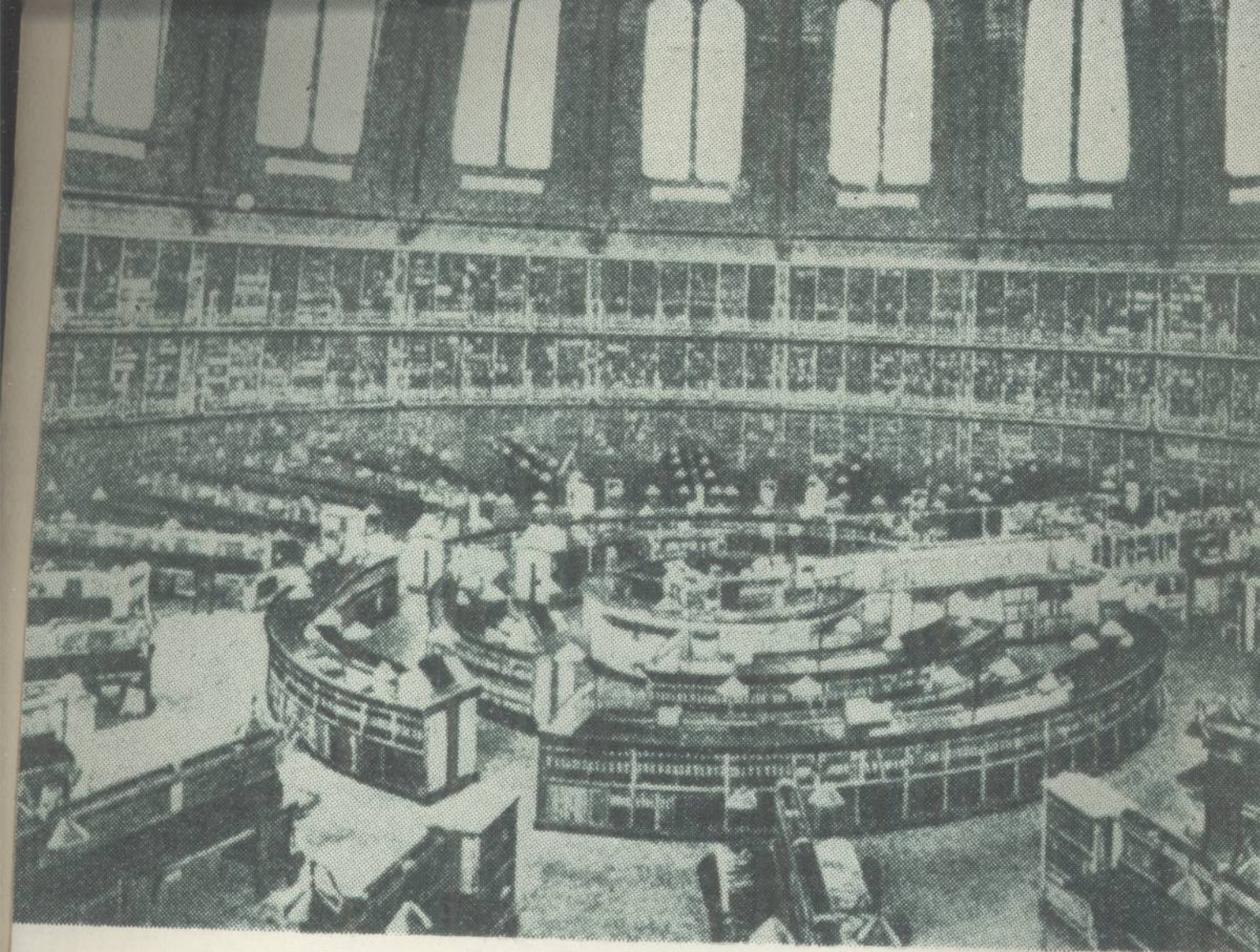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19,000 字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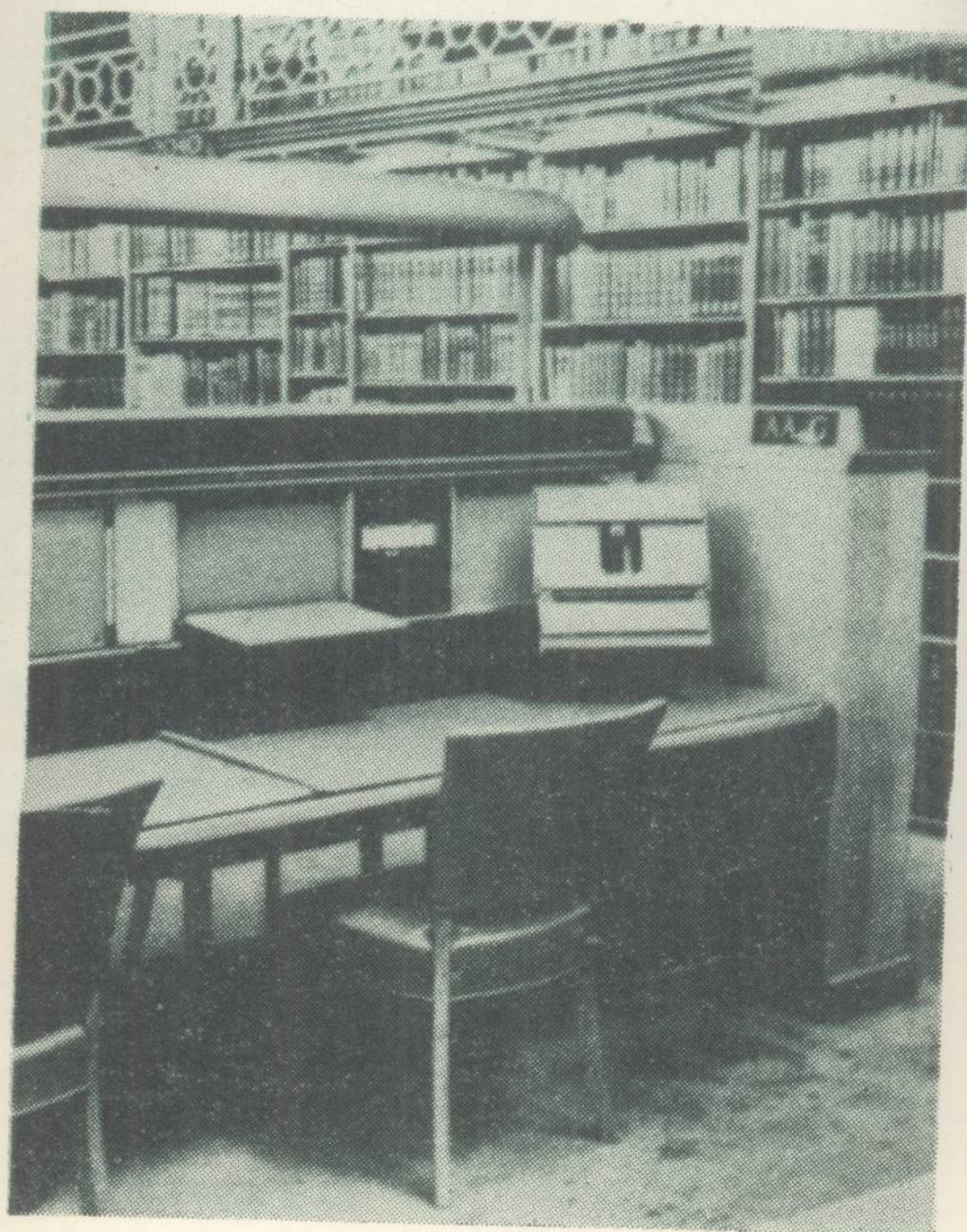
书号 11001·525 定价 0.84 元



马克思(1861 年)



伦敦英国
博物馆的
阅览室



马克思经常
坐的位子

汉普斯泰特荒阜

——马克思一家经常散步的地方



燕妮·马克思
(1864 年)



马克思的两个
女儿(1863 年)



前 言

本册收入了威廉·李卜克内西写的四篇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对于我国许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李卜克内西已年近古稀，在同志们的催促和鼓励下，他满怀革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挤出点滴时间”，撰写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他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李卜克内西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识，对他一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写道：马克思是我的老师，“象我这样一个未经世面，渴求知识的年轻人，能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接受他的熏陶和教诲，更是感到万分庆幸。”

1850年5月至1862年8月，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度过了十三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在马克思家里，已经成了这家庭的一个成

员”。六十年代初回到德国以后，他仍然是马克思的挚友，书信往来从未间断。他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尤其是小女儿爱琳娜，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正因为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及其一家有这样特殊的关系，所以在他的回忆中，马克思的形象才能“如此生动逼真”。有关马克思的许多情况，除了李卜克内西，确实是“谁也讲不出来”的。

《纪念马克思——生平与回忆》详细地记述了他和马克思初次会见时的动人情景，描写了马克思的家庭生活、待人接物、处世为人的生动细节。从回忆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朋友和同志总是虚怀若谷，热情相待，以诚相见；对敌人则横眉冷对，严酷无情。他是诲人不倦的导师，他始终关怀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成长，对他们循循善诱，引导他们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回忆中还对马克思勤奋学习的精神、高尚的革命品德、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了具体的描述，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再现了马克思作为普通人和作为革命伟人的高大形象。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中还谈到了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尖锐批评。

本册还收入了李卜克内西几篇回忆恩格斯的文章：《忆恩格斯》、《“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

《在恩格斯的灵柩前》，这些文章把恩格斯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我们读起来倍感亲切。

李卜克内西的这几篇回忆文章，不仅为我们研究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提供了翔实史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活动的丰富资料。

本册收入的《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原译《忆马克思》）、《忆恩格斯》和《在恩格斯的灵柩前》三篇文章在1957年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中，只有部分译文，这次全文译出。《“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是从1976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一书中选译的。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 大林 著作编译局

目 录

前 言	1
-----------	---

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	威·李卜克内西 1
序言	1
卡尔·马克思	7
回忆	38
马克思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也是导师	48
声望	62
假面具、人和照片	70
“天才就是勤奋”	74
朋友和老师——乌尔卡尔特	76
巴特尔米	79
马克思和孩子们	85
一场激烈的象棋比赛	92
野外郊游	96
难堪的一刻钟	107
“爱国主义”及其后果	113

烟草	119
离开伦敦以后	121
病和死	131
旧地重游	141
马克思墓	155
忆恩格斯	威·李卜克内西 161
“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	威·李卜克内西 180
在恩格斯的灵柩前	威·李卜克内西 187
人名索引	192

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

威·李卜克内西

序 言

“欲求尽善尽美，反而一事无成”，这是一句老俗话。象大多数俗话一样，这句话也真还有些道理，我就用这句话作为写这本小册子的理由。多次有人要我写一些有关马克思的事情以及我和他的私人交往；但我总是拒绝了。为什么拒绝？我不知该怎么说，是出于敬畏，说得更准确些，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尊敬。这件事对我来说，那是“义不容辞”的。写马克思这样的人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我能恰如其分地评价他吗？我有这个能力吗？

我有这些时间吗？工作越来越忙，我办事就不免慌乱草率。而在记述马克思生平这样一种著作中，草率从事都将有损马克思的形象，是对马克思的莫大不敬。

但仍有不少人一再纠缠着我，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说，即使是仓促中写下的随笔也不一定就是草率马虎；有关马克思的许多事情，除我之外别人谁也讲不出来；凡是能使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党熟悉马克思的一切资料都是有价值的。我是把只有我知道的东西以不完善的形式发表出来呢，还是干脆一个字也不写？当然应该选择第一种做法。——这样做也许缺点还小一些。

最后，我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现在恩格斯也去世了；在流亡伦敦期间，直至六十年代初还与马克思本人及其家庭保持亲密来往的，除了我，只有恩格斯一人。从1850年夏天到1862年初，即我回到德国的那一年为止，好多年中我几乎天天在马克思家里，已经成了这家庭的一个成员。当然，除我以外，那时也还有不少其他人去。很自然的，马克思的房子（搬到梅特兰公园路那幢小楼以前，他们住在索荷区的不显眼的第恩街上的一幢不显眼的楼房里）象一个鸽子笼，流浪或逃亡的各式人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象一群大大小小的动物。但它也很自然地成了那些已定居下来的同志

们的中心。想在伦敦谋生是十分困难的，饥饿不是把大多数流亡者赶到乡下或美洲去，就是给流亡的可怜鬼干净利索地在伦敦公墓安排一个住所或至少一个长眠之地。我坚持过来了，并且常去马克思家，除了很少能到这里来的忠实的列斯纳和同样忠实的罗赫纳（不过后者比较少去），我是唯一象摩尔（我们都这样称呼马克思）的家人那样，出出进进这所房子的伦敦“协会”的成员。（在此期间我只中断了很短的时间，关于这件事我还将概略地讲几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比别人多学到一些，多看到一些。

作为学者、《莱茵报》的编辑、《德法年鉴》的创办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新莱茵报》的编辑和《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是属于社会的；他出现在全世界面前，成为人们评论的对象，人们总要评头论足，一个小小的折痕也逃不出人们尖锐的目光。如果我打算写这样一位马克思，那我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了，因为要我从必需的日常工作中挤出点滴时间来做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需要深入研究的科学工作，我从哪儿去找这些时间呢？我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幻想（我几乎要把这叫做狂想了），即把科学研究的一生与进行战斗的一生统一起来，而且我还起草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但不久我便发现一仆二主是行

不通的，政治是一位十分严厉的女主人，她容不得其他众神在自己身旁。我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我的美好计划也就成了泡影。这简直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选择！直到今天我有时还感到遗憾。

马克思也有过这样的选择，那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为创建国际工人协会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从而妨碍了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如果他继续担任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他就不能完成他主要的、毕生的著作。他必须下决心退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原来形式的工人协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象现在这种规模更大、范围更广、遍及全世界的工人协会，那时是无法成立的。解散这个国际工人协会，人们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胆怯的退步。由于当时的形势，这一组织不能采取大规模活动，有堕落成孳生狭隘和卑鄙阴谋的温床的危险，因此 1872 年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协会迁往北美合众国，那里谁也不会为毫无价值的行动玷污高尚的目的而担忧。当时，对这个艾曾巴尔特医生的治疗方案，我是不满意的（这段时间我和倍倍尔一起在胡贝尔图斯堡），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决议对马克思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马克思的领导，国际工人协会就不能在欧洲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我在本文中（除了涉及他的生平时）不讲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马克思，最多也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这样一个马克思的形象谁都很清楚。我想把我所了解的和普通人一样的马克思再现出来。

我认为，尽管我只能很不完全地、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匆忙地干这件事，这无论如何比我一个字不写要强些。正是这个想法给了我勇气，使我不再想写得超乎我的能力那样好；使我能尽我的全部力量来做这件事。即使写得不好，也总比我把这篇小小的描绘马克思整个形象的文章埋藏在我的记忆中要好些。

说到最后，这不也正是我应尽的一点义务吗？

* * *

象马克思这样的学者，除了达尔文以外，在这整整一个世纪里再没有出现第二个。马克思具有当之无愧的伟大学者的声望。要充分理解他的主要著作，需要成熟的思想，这是大多数工人今天尚未掌握，也不可能掌握的。加以马克思直接接触群众不多，所以在人民眼里马克思站得很高，使他本人与群众之间有了距离。马克思为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贡献了一生，并给了他们争取革命自助的武器，而各国的无产者只知道作为学者、《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国际工人协会创立者的马克思，